

2110

内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内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内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
内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编 审 何锡珪
副 编 审 陈廷可
责任编辑 于 萍

内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内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字数12万 印数1000册

1994年12月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内江市“内部刊物准印证”第11—043号

目 录

安柏乡农会工作纪实	李利顺 (1)
从内江武装押运白糖到重庆	
..... 程元斗口述 沈元加整理 (9)	
延安教育札记	傅承均 (18)
宋氏三姐妹莅简印象记	黎华地 (25)
记1952年喻家乡的第一次农业技术改革	
..... 范熙欢 王志行 (29)	
大跃进中的银山人民公社	成之新 刘盛之 (32)
大炼钢铁点滴	一之 (43)
乐至“大跃进”中农田基本建设和	
“八化”训练班	余衍沃 (49)
回忆在白马发电厂创业	
..... 曾国余口述 官众仆整理 (52)	
首届中马合作管理马里制糖联合企业概况	
..... 钱善积 (56)	
勤工俭学先进集体	
——四川尖曲酒厂创业记	张全权 (63)
内江县的航运事业	王朝纲 (77)

资阳烤烟的兴起和发展……黄冈 徐正衡 杨明厚 (82)

我的演艺生涯……王永梭口述 刘卓鲜整理 (84)

回忆在《简阳报》工作的日子……傅中玉 (107)

我对驯龙公社通讯报通组的回忆……杨烈光 (113)

乐至县三次贯彻小学教育《条例》始末

……丁季达 (128)

山王中学就读记……李树勋 (133)

研究整理和弘扬大千风味菜肴十年

……杨国钦 (142)

张圣樊在内江……邹作圣 (152)

在晋京演出的日子里……袁国腾 (169)

我上了天安门观礼台……何福珍 (176)

旧时内江商业文化拾零……傅长楠 (178)

被遗忘的四川曲种——善书……温余波 (182)

《大风堂报》出版发行…… (112)

安柏乡农会工作纪实

李 利 顺

一、分乡、建机构

1950年11月我参加川南行政区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回来不几天，简阳县龙泉区（该区后划成都市管辖）召开农民协会（简称农会）分会以上干部会，内容是调整农会班子，安排工作。区上派驻柏合乡工作组组长李大信告诉我：“上级决定已将三区分为第三、第八两个区（即龙泉、洛带两区），现将柏合乡分为安柏、柏合两个乡。除场镇以外，将柏合乡的六、八、九三个分会约8000多人口划归安柏乡。区委决定乡农会由你任副主任具体主持全面工作，主任由工作组黄一铭同志兼任”（黄于1951年春调北京学习后由我任主任）。当时我无思想准备，感到自己仅是一个普通农民，参加社会活动从事基层工作不到半年，到这样的工作岗位怕搞不好。李大信理解我的心情，他鼓励我说：“不要怕，还有工作组帮助。为了开展乡农会工作、要确定6名脱产干部在乡上工作，工作组提出名单征求我的意见。我对这些人提不出什么意见，原则上都同意。后由工作组在参加会议的全乡的干部中逐个作简要介绍。我是出席川南区的农民代表大家都比较了解；另一名副主任陈和清、武装中队付（中队长由我兼任）何有贵都是雇工出身；乡上设财粮、文书，需要有文化的人，由贫苦知识分子宁维常、谢会清担任（他两人任过小学教师）；参加社会活动积极的汪正品任妇女部长。除介绍出身情况外，还特别说明这几位同志在征粮剿匪中都表现积极。乡上还设治安、青年、文教、

生产等部门，都不脱产。介绍完，征求到会同志意见，大家鼓掌通过。安柏乡农会的组织机构正式建立。

分乡后的办公地址设在白鹤寺场镇。乡上的6名脱产干部中只有两名副主任和财粮干事这3人才有供给，人均每月有大米120斤。我们都没有个人领取，而是将这360斤大米作为乡上几名脱产干部共同的生活费开支。

二、面临的任务

在区的会议上，区委书记张凤岐总结了前期的工作，安排了今后任务，中心是发动群众全面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斗争，其中镇压反革命作为运动来进行，结合完成各项财经任务，通过镇压反革命（以下简称“镇反”），要求清除国民党在地方上的残余势力和反革命的社会基础，清算地主阶级剥削农民和欺压劳动人民的罪行，使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任务安排到各乡。我们所有参加会议的同志，听了区委的动员安排后，虽然都才到干部岗位，主意不多，但是信心都很足。任务虽然艰巨，但相信一条，只要有了群众的充分发动，总是有办法把任务完成的。

从安柏乡的具体情况看，除减租、退押清算地主阶级的剥削帐外，“镇反”的任务特别重。土匪、恶霸、反动党团、特务外围组织，反动会道门，封建袍哥势力都很雄厚，土匪暴动中，除在战斗中捉住的几名骨干进行了镇压外，两名匪首都潜逃在外。根据会议上反映的情况，阶级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已由公开转向隐蔽，有个姓叶的地主看了报纸散布李承晚的部队已逼近鸭绿江边，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的政治谣言；一分会传出在过年以前杀猪不交税，过年后就要交，于是农民大量宰杀猪只；还有的制造妖言、装神弄鬼、扰乱民心；有的隐藏武器、分散物资，二分会一个地主将步枪埋在水田里，还有个别地主要钱不要命，三分会一个姓李的地主，农民要他退押，他投塘自杀身亡。斗争

虽然尖锐复杂，但并未动摇农会各级干部的信心。因为这些干部多数都是苦大仇深，都直接受过地主阶级的剥削和欺压，都表示不斗倒恶霸地主就没有农民的彻底翻身。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一定能够把反革命的嚣张气焰锐压下去。

三、在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

开展“锐反”运动，首先要发动群众、发动知情人起来检举揭发。运动开始遇到的一个问题，龙锐、柏合（龙泉驿、镇子场、白鹤寺）是简阳县1950年3月土匪暴动最猖獗、时间持续最长的地方，且白鹤寺场镇是土匪暴动重点乡之一。土匪暴动时，起义后又叛逃出来的国民党第八军保安第二师副师长刘苍林（化名马力）勾结镇子场的匪首张吉彬组织武装暴动，任命安柏乡的地主袍哥五排管事刘季佐（人称烂肚皮）为简（阳）华（阳）两县交界的安柏、柏合连片的6个乡组织暴动的总指挥，该乡的伪军团副卢务本和柏合乡伪军连长罗泽为副总指挥。刘苍林还派一名叛逃出来的伪军连长指挥暴动。一些恶霸地主、伪军官、乡保人员为骨干，搜罗一批地痞流氓参加，编为若干中队、分队。从农历三月初一（阳历4月17日）柏合寺逢场期开始，占领柏合场锐和所属保甲达十余天。在占领期间，打死柏合乡征粮工作组副组长蒋佐和工作组成员廖成川、邱述彬（廖、邱二人在华阳县境内牺牲的），枪杀农民代表陈绍武，活埋过路行人数人（一说为7人）。人民解放军经过一个夜晚的袭击，摧毁了土匪指挥部，打死了一些土匪，叛逃出来参加指挥暴动的伪军刘连长自杀，抓获匪徒200多人。在土匪控制期中，匪指挥部传出“十杀令”，大意是：窝藏解放军和政府工作队者，杀；知情不报者，杀；有武器不交者，杀；有粮食不交者，杀；有人不出人者（看守要道口子），杀。并在全乡设数十个口子，还传出“只要是吃

过二十四两米的”（老秤一斤半，这里指各级干部）送指挥部审判。按“十杀令”规定，伪乡保人员和土匪胁迫农民带着棍棒到指定的地点轮流看守。这样涉及到农民的面很宽，有的地方几乎每家都有人参加。运动开始后，我们的乡农会干部深入群众了解情况，三分会一位农民范和清对我说：这次运动有个清匪，保长地主估倒我们在店子上守了一下口子，就成了匪吗？其它类似的反映也有。我们乡上几个同志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要动员这些人起来揭发，他们顾虑很大，揭发别人怕牵连自己，这就成为动员群众的一个难事。这些农民的本质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都是我们的依靠或团结对象，这个问题如不认真解决，必然影响运动的顺利进行。

镇压反革命的主要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群众对后一条没有不同的反映，一致很拥护。但对前一条中的“胁从不问”就有些疑虑，有些担心。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除反复宣讲政策外，因我们农会的成员中就有胁从参加过看守口子的人，于是宣传政策的同时又现身说法，说了没有事，不说也不追问，讲清楚，凡是被迫参加看守口子没有其它的过错的人一律不予追究。正面也讲明，农民是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的，土匪暴动的罪恶在匪首和恶霸地主，只要勇于起来检举揭发的都给予支持信任。这样就使大多数人放下了思想包袱，他们纷纷向工作组和农会反映情况，揭发土匪恶霸的罪行。二分会农民揭发出匪首刘季佐在成都北巷子化装成算命先生的重要线索后，我武装人员迅即前往成都捉拿。武装人员赶到成都北巷子，在一家茶馆休息时，就发现那里有潜逃的匪首，但不是刘季佐，而是暴匪副总指挥卢务本。卢见我武装人员后，转身就逃，武装人员唐贤能采取果断措施开枪击中卢的右膀，将他捉拿归案。后交群众斗争，卢务本交待说他叔父卢发兆知道刘季佐的下落。农会干部当即质问卢发兆，他说出了刘季佐

潜逃到灌县赵公山。乡上及时派出唐贤能、谢明安等武装人员由卢发兆引路前往灌县。刘季佐在赵公山脚下化名为李在清，并混入农会任文教部长兼教群众识字。刘被捕时，他正在为农会召开大会书写标语。群众起来后，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先后将本乡的两名潜逃匪首抓捕并依法处决，其他也抓捕了一批土匪骨干、反动、封建会道门的头子，极大的鼓舞了群众的斗志，镇压反革命的斗争顺利进行着。

四、召开公审大会

“镇反”运动中，对民愤极大的土匪恶霸的处决都采取法庭审判与群众斗争相结合来进行，这种作法是为了给群众撑腰，使受压的群众敢于起来揭发斗争。在这一期间全乡共处决各类反革命分子××人（绝大多数是暴匪）。对其中××名反革命分子经六次公审后处决。公审大会会址设在柏合场镇的柴市坝。由乡农会负责组织工作。具体分工，武装队负责大会的安全和执行处决任务，学校负责会标、口号，各分会负责组织群众参加大会（一般二、三千人），还要负责确定参加斗争的苦主。公审的程序都是由我代表乡农会讲话，大意是讲阶级斗争形势，处决罪犯的主要罪恶事实，启发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揭发斗争，群众斗争后由公安部门的同志公诉，人民法庭宣判后执行枪决。公审大会上群众斗争的气氛都很激烈，对民愤特大的尤为突出。如公审刘季佐和伪副乡长陈世肆，他们恶霸一方，横行乡里，陈世肆任自卫队中队长期间，不少人都被他用枪条、皮带抽打过，民愤特大，在斗争中如不是民兵维护法庭秩序，将被群众当场打死。

五、向封建地主阶级作坚决斗争

只有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阶级队伍，形成强大的阶级力量，才

能向封建地主阶级开展有力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各级农会组织都非常明确，其办法就是深入贯彻党的“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的阶级路线，集中打击不法地主的政策，经过反复宣讲，可以说达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中、贫农是一家人”，深入人心。中贫农之间，只要不说敌我不分的话，不做敌我不分的事，如不接受地主的小恩小惠，不给地主当“防空洞”，不给阶级敌人通风报信，其它的都不计较，形成了共识。在深入宣传贯彻阶级路线的同时，干部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培养苦大仇深的农民在群众会上作典型忆苦。二分会的宁国太，李贞树、李素英等贫苦农民分别在分会和乡上召开的群众会、干部会上作典型忆苦，揭露地主土匪骨干曾学文等对他们的剥削和欺压。他们长年劳动除交租、交付高利贷利息后，所剩无几，还有还不清的来生帐，多年辛勤劳动，起早摸夜，还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家里的东西只有一床破棉絮。忆苦会上也带上这床破棉絮。开始召开的忆苦会，一般还安排吃忆苦饭，启发农民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树立农民之间的阶级友爱，增加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贫雇农之间的忆苦活动又与揭发恶霸地主、土匪的罪恶活动结合起来，把他们的罪恶活动公开揭露在人民大众面前。三分会的农民揭发出枪杀农民代表陈绍武的罪魁祸首。这是在解放初期，简阳县召开各届代表会，陈绍武作为农民代表参加会议回来后，为了完成征粮任务，将伪乡长谢汉宗（解放前夕病死）的粮食仓库封了。三月土匪暴动开始，谢的小老婆方素荣带着他的弟弟应启玉一伙土匪去围住陈的房子，将陈绍武抓出来枪杀在陈的门外（方、应二犯后被处决）。通过这些血的事实，使农民看清封建地主对农民的报复是多么残酷，更加激发了农民的阶级觉悟，把农民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引向深入，加速了斗争的步伐。到1951年秋季，地主恶霸隐藏的武器弹药基本上都收缴了起来，还没收了一些黄金首饰、白银、鸦片。减租任务已全面推行，退押任务也

完成八十以上，还把没收地主的大量粮食、物资分配给农民。对胜利果实的分配原则由各分会研究自定。对粮食分配，一般是在贫雇农的缺粮户中，依据粮食的数量和人口的多少，每户可分得三五十斤。平时也有对个别特困户的照顾。衣物家俱主要分给贫、雇农，重点分给雇农，有的分会对两代以上的雇农还可分得双份。

六、对敌对分子的区别对待

在群众性的斗争中曾出现过某些过火行为，如区别对待注意不够，政策界线也有掌握不准的现象。区委针对存在的问题，在一次乡的干部会上张凤歧专门讲了在斗争中的政策问题，强调注意区分地主分子和地主子女的界限，守法与不守法的区别对待。我们根据区的会议精神分析我们乡的情况。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它是反动的，这个阶级的成员，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灭亡，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对人民政府、对人民群众也有一些变化，从土匪暴动到征粮、剿匪、清、反、减、退中他们的表现不都是铁板一块。如土匪暴动开始时，路上已难以通行，三分会地主刘沾文通过其子刘永元在柏合教书的关系，同意县文教科的工作员刘心如（刘来柏合检查工作）和征粮工作队辜多锡到他家隐蔽。从柏合场镇走到锅底堰与土匪相遇，均称是教书的。因从辜的身上搜出子弹，辜多锡被土匪抓去。刘永元仍将刘心如带到家里躲藏一夜，并为刘心如换上便衣，化装成农民，托农民蔡德超引路，以卖菜秧子作掩护，绕道从华阳县太平乡回到简阳。由于刘沾文父子的保护，使刘心如免遭其害。以后刘沾文及时完成了公粮任务，退还了佃农的押租，我们对他按开明士绅对待。辜多锡被土匪抓住后，有人主张就地枪杀，被富农陈盛林保下来，由陈将辜送到保长李平家，李平将辜藏在家里，说辜已经走了。实际上辜多锡

在李平家一直藏到土匪暴乱平息后才出来。本着立功受奖的政策，在镇反运动中对李平未作处理。以后也没有地富子女被斗的现象。我们对地主分子注意了对他们进行改造的一面。三分会地主出身的李荣崇，解放前读书后在成都一家像馆当职员，每月从工资中寄五万元（现币五元）到农会退还押租。李回到家来，基层农会不让走，说他家的押租未退清要留农会斗争。乡农会发觉后，说服基层农会让其在成都继续就业。对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则坚决打击。袍哥舵把子李郁能罪恶累累，他在临解放时曾同一些反动人物喝血酒，誓与人民解放军为敌，解放后潜逃在外，拒不投案。群众揭发他有一小老婆住在成都，农会派出武装人员以佃户身分去成都追收押租，从他家里查出的一封信中发现在陕西宝鸡市龙泉港23号有李郁能的通讯地址，我武装人员去到宝鸡市，李已逃到天津。经与天津市公安部门联系，抓捕了李，后由当地寄去他的罪恶材料，由天津市人民法院执行枪决。

在农民协会的斗争中，农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对封建势力的有力打击，初步确立了农民当家作主；通过对地主阶级剥削帐的清算和生产的恢复，使农民在生活上开始有了改善，为1952年春将要开展的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龙泉区是川南区最后一批开展的土地改革），在斗争中培养锻炼了一批基层干部，为建立新的政权机构作了准备。

一年多的农会工作感受很多，因时隔已久又无资料记载，仅凭记忆难以用文字表述清楚。正是：

龙泉山麓翻新史 觉藏农奴斗鬼神
皓首回眸思往事 毫端难尽旧时情

从内江武装押运白糖到重庆

程元斗口述 沈元加整理

一、向大西南进军

1949年5月，我从河南南阳家乡来到刚解放的南京，跨进了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的校门，我为自己从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变成人民解放军队伍的一员而感到欣慰和自豪。二野军大的前身是中原军政大学，由刘伯承同志担任校长兼政委，刘华清同志任校党委书记兼政治部副主任。在这所革命大学校园里，我们两万多名学员紧张而愉快地度过了近半年时间，初步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了一个革命军人必须懂得的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当时，刘伯承、邓小平、刘华清、张际春、李达、宋任穷等领导同志都常到军大讲课，或作报告，使全体学员受到深刻的启发和教育。

这年5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二野全军准备进军西南，解放川康滇黔四省。7月8日，二野前委发出进军西南的作战指示。8月下旬，二野三个兵团陆续从华东驻地出发，踏上解放大西南的万里征程。10月间，在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欢歌声中，二野军大学员分编为几个团，紧随部队向西南地区进发。每个团分编若干大队（相当于营）、中队（相当于连），大队、中队领导分别由团级、营级干部担任。二野司令部新调来一批在老解放区工作的四川籍干部，充实和加强了军大学员队伍的领导力量。我们都意识到，集中的课堂学习结束了，现在要到实

际的战斗和工作中去接受检验和考核。

我所在的军大第三团从安徽芜湖出发，先是随同二野司令部机关前进，抵达湖南长沙后改随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谢富治）的第十军（军长由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兼任，政委王维纲）沿川湘公路西进，“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同志们奋勇前进，奔赴祖国的边疆……”雄壮而嘹亮的《解放军进行曲》激励着我們不畏艰苦，不顾疲劳，翻山越岭，在风尘滚滚的行军中度过了新中国诞生后第一个金秋季節。

我們属于二野第十军的二梯队，也作了跟武装的敌人搏斗的准备，但是，前面的部队在进军中一路摧枯拉朽，敌人不堪一击，狼狈溃逃。我们军大学员几乎没有听见枪炮的响声，只是在硝烟弥散的白马山战场见到敌人的遗尸和俘虏。我們有这样一种印象：军大虽是野战军的二梯队，实际上是在战争条件下随战斗部队长途行军。

11月30日，西南最大的城市重庆解放，大西南战役进入最后决战阶段。第十军及随行的军大学员第三、四团进入川南地区，身披征尘、汗流满面的军大同学们来不及休息、整顿，就全身心的投入新区工作，把新中国诞生、大西南即将解放的喜讯传送到刚获解放的城镇，向群众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1950年1月，解放大西南战役胜利结束，二野领导决定，军大第三、四团学员全部结业，在川南成建制就地转业，成为地方工作干部，分头参与接管政权，下乡开展征粮。我所在的三团三大队分在沱江畔的内江专区，我被分配到商业部门工作。原拟在川南行署所在地泸州办理军大学员交接手续，后因交通不便，工作紧迫，改在隆昌交接，我们这批军大学员，虽然退出了军队序列，但在大半年时间内仍然佩带着解放军的帽徽和胸章，因为我们在感情上舍不得脱下军装。我们的工作是在军管会领导下，由驻军部队配合进行的，因而，在群众眼里，我们仍然还是解放军战士。

二、领受战斗任务

1950年1、2月间，从表面现象看，内江城乡似乎还算安定、平静。由于解放大军的神速进军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残存的和隐伏的敌人大受震慑，暂时龟缩了起来。2月份春节前后，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匪首、特务、恶霸惊魂稍定，喘过气来，纷纷出笼活动，疯狂地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向新建立的人民政权反攻倒算。匪特暴乱事件先是零星发生的，后来日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我们商贸工作干部不得不一手抓算盘，一手拿枪杆，应付严峻、紧张的阶级斗争形势。

快过春节的时候，内江专署和内江军管会向贸易公司下达了一项紧急任务：把内江库存的一批白糖经水路运往重庆，缓解市场缺少食糖的困难，并且将新发行的人民币运回内江，使本地区的金融、贸易工作能够正常地开展，经济生活顺利地恢复。

运送白糖的船队总共有四十七条木船，每条较大的船装糖两吨，共运糖520吨。贸易公司指派我和另外4人负责这次押运工作。整个押运组只有三枝手枪、两条步枪。内江军分区领导深知我们缺少武装护运的力量，为了确保水路运输的安全，临时调集了一个排的兵力跟船护送。我听了情况介绍以后，不禁产生了一些疑虑，因为这个排基本上是由解放战士编成的原担架排，它的成员除排长、班长外都是在进军西南的途中投诚或被俘的原国民党军士兵，对他们的素质和战斗力自然不可作过高的估计。那时，我们也很清楚，二野第十军等部都已开赴川西平原，参加围歼胡宗南军的大会战，还来不及回师川南，内江驻军兵力严重不足，能够派出这样一个排，也算不容易了。

军分区临时指派了一位姓白的山东籍同志担任护送船队的排长。这位年富力强、英勇机智的基层干部，是淮海战役中的战斗

英雄（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了功）。有白排长做这次武装护运行动的“主心骨”，我们的信心、勇气和力量都增强了。

三、闯过第一“关”

船队出发前，白排长同我们押运组一起分析当前情况，拟定初步方案。整个船队船只较多，如果行驶时队形密集，目标太大，不易应急防变。船工们刚获解放才一个多月，他们的出身和本质是好的，但政治思想觉悟与应付非常事态的船力还是不足的。“船老板”情况各异，有的人的底细还摸不清。白排长带领三十多名战士，大都配备旧式步枪，全排仅有一挺轻机枪，一枝美式冲锋枪，兵器、火力都不强。沿途敌情复杂，难以捉摸，一旦发生战斗，后果颇难预料。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把四十七条大船分编为四个大组，挑选觉悟较高、忠实可靠的船工担任组长。解放军战士也分编四个战斗组，跟船警戒。那时正值寒冬枯水季节，沱江水浅，江面较窄，大船只好一只接一只的开行，不能并排平行，遇到险滩，船上的人还得下水推船前行。白排长指示，各条木船要靠得紧些，相互衔接，便于照应，整个船队顺江而下，井然有序。

头一天中午，运糖的船队驶过白马庙、龙门镇，到离富顺县境不远处，迎面来了两条木船，两个赤身露体的船工在寒风中颤抖着，他们急切地呼唤：“解放军同志，前头有土匪……。”刚才他们遭到一、二十名来路不明的土匪拦劫，船上的物品被抢光，身穿的衣服也被扒去了。

“有敌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白排长冷静地观察了一下，经过一番思考，作了应变的部署。此地江岸较高，敌人可以居高临下对我袭击，而我船队系一字长蛇阵，首尾不能相顾，在江中进退两难，于是，命令全排战士登上沱江两岸，步行护船，